

(宋)朱熹集注
簡朝亮述疏

論語
集注

補正述疏

LUN YU JI ZHU BU ZHENG SHU SHU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論語集注

(宋)朱熹集注
簡朝亮述疏

補正述疏

LUN YU JI ZHU BU ZHENG SHU SHU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宋)朱熹集注;簡朝亮述疏.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5
ISBN 978 - 7 - 5013 - 3464 - 3

I. 論… II. ①朱…②簡… III. ①儒家②論語—注釋③論語—研究 IV. B2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50192 號

書名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著者 (宋)朱熹集注 簡朝亮述疏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45.25

版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3464 - 3 / K · 1497

定價 120.00 圓

論語集注
通正疏
十卷

門弟子離讀校槩

讀書堂答問附後

序言

《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歿，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之，故謂之《論語》」。這段話值得注意之處有幾點：其一說明《論語》是孔子同他的弟子及時人問答的記錄。「弟子」指七十子而言，「時人」指當時的諸侯、卿、大夫、士等。其次是孔門弟子間互相交流彼此聽到的孔子言論。孔子畢生從事教育，先後達四十多年，據傳他的弟子有三千，各人受教的時間不同，課程不同，問題不同，孔子講授回答的內容也互不相同，因之弟子接聞於夫子之語要互相交流，互相補充，彼此印證。其三說明孔子講學及與弟子答問時，弟子們都做記錄，故曰：「當時弟子各有所記」。現在從《論語》中還可以找到內證，如《論語·衛靈公》記載子張聽了孔子的回答，立刻「書諸紳」。「紳」是腰間的大帶，當時還沒有紙，所以只能寫在簡帛或帶子上。其四是孔子卒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之」。這裏應注意，《漢志》上面說「弟子各有所記」，而下文說「門人」，「弟子」與「門人」對舉，顯然含義不同。按照漢代人的文例「門人」又稱「門生」，指再傳弟子而言。所以歐陽修《集古錄·跋孔宙碑陰》說：「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說明門人為再傳弟子一輩。《論語》中載有曾子死時的話，也有「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論語·子張》）。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歲，子張比孔子小四十八歲，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歲，他們都是孔子晚年的學生。《論語》既然載有

曾子卒及子夏門人的話，那麼《論語》的編輯時間，最早也只能是孔子的再傳弟子搜集他們老師的筆記加以編輯整理，所以說「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之，故謂之《論語》」。皇侃《論語義疏序》也說：「《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共所撰錄」。《漢書·藝文志》的這段對《論語》的解說，簡明扼要，從結集的時間來攷察也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是可信的，較之後世的長篇大論、煩瑣攷訂遠勝一籌。

總的看來，《論語》是記述孔子言行的語錄。原始資料出自孔門弟子所記，最後編輯整理成書則出於再傳弟子。《論語》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也是儒學的基本教科書。《論語》《孝經》在漢代就是學習的基本教材，《孝經》《論語》與五經並列，稱為「七經」，有極重要的地位。南宋時朱熹編輯《四書》，《論語》是其中之一。元明清均以八股文取士，命題自《四書》中出，《論語》及朱熹注更成為士人必讀的課本。

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學的根本在經學，經書有五經、六經、七經、九經，直到宋代發展成為十三經。經籍浩繁，文字古奧，漢代已有「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的嗟嘆。《論語》則是語錄體，文字不難讀。但是《論語》的意蘊宏深，「下學上達」。漢代趙岐就說：「《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題辭》）。用現代的話說就是《論語》是五經的關鍵，六藝的綱領。因之要瞭解儒家學說，要瞭解中國文化，首先得讀《論語》。《論語》自漢朝到現在，注釋解說的有千餘種。流傳最廣的是朱熹的《論語集注》。古注有何晏《論語集解》宋邢昺疏，就是《十三經注疏》本。清代劉寶楠撰《論語正義》，用漢學方法訓詁攷證詳悉，梁任公認為遠勝邢昺舊疏。朱子集注已普遍流行。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過去商務印書館和現在的中華書局都先後印行。近年來我曾向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推薦清末簡朝亮的《論語集注補正述疏》，請影印出來，以廣流傳。這對於研究《論語》、朱子

學及儒家思想都是一部重要的參攷書。今將簡氏略歷和此書特點做一點介紹：

一

簡朝亮（一八五二—一九三三）廣東順德人。字季紀，號竹居。家境寒素，但其父常以『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教之，使他奮發圖強，篤志於聖賢之道。年二十中秀才，潛心學問，師事粵中大儒朱九江（次琦），與康有為同門。

朱九江講學於順德禮山草堂。清代乾嘉以來漢學盛興，詳究名物，訓詁、禮法制度，對於攷訂、整理古籍貢獻頗大。對於宋儒講心性義理，則認為言語不實，如毛奇齡貶斥朱子尤甚。乾嘉以後，形成漢學與宋學對峙的門戶之見。朱九江生於晚清，他汎覽群書，博聞強記。他的學術近於顧炎武、王夫之。九江教學的科目有經學、文學、掌故、性理等。其教學宗旨則在篤行孝弟，變化氣質，崇尚名節。他認為當時世俗污濁，所以他推重後漢氣節，反對空談，主張通經致用，落實在躬行實踐上。康有為汎覽群書，知識豐富，但博雜而無統理，學無宗主。自聞九江之說，又與同學簡朝亮互相討論切磋，於是豁然貫通，眼界洞開，洞然於聖人之道，而有所歸依。

簡朝亮的攷運不佳，鄉試五次不第，連一個舉人都未攷取。他絕意仕進，返回故里簡莊，建讀書草堂，以教學為業。四方青年從學者甚多。一九〇一年遷到陽山將軍山，仍以講學著書為事。

簡朝亮與康有為是朱九江的兩大弟子。然而兩人的遭遇和所走的道路頗不相同。康有為於一八九三年鄉試中舉。一八九五年到北京會試聯合十八省舉人一千二百多人『公車上書』反對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力主變

法維新，影響很大。康有為吸取新學，以治術弘揚儒學，發展中國文化。簡朝亮累試不第，只好退而立言，以著書來闡述儒學思想。他較康有為保守，不贊同新學、西學。但也無漢學、宋學對立的門戶之見。他撰有《尚書集注述疏》《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孝經集注述疏》《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讀書堂集》等。彙刻為《讀書堂叢刻》，流傳不廣。

二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十卷，簡朝亮撰。簡氏在完成《尚書集注述疏》之後，從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八年經歷十年的時間，著成此書。《論語集注補正述疏》的特點是：

(一) 綜合漢、宋，擇善而從，以符合經文旨意，弘揚儒學為指歸，而不持門戶之見。這是朱九江講學的宗旨，而簡氏謹奉之。漢學重訓詁名物及禮法制度的攷證，宋學重義理的闡發。朱子集理學大成，為宋學大宗。所以清初毛奇齡專門攻擊朱子。乾嘉攷據學興盛，江藩撰《漢學師承記》高揚漢學旗幟，而方東樹作《漢學商兌》，漢學、宋學壁壘森嚴，形成對立。清朝晚期陳蘭甫、朱九江、簡朝亮等則主張漢宋兼賅，不持門戶之見。這正是學術的發展進步，歷史與邏輯的一致，符合於正、反、合的辯證法。簡氏說：「朱子之為《論語集注》也，自漢迄宋皆集焉。終身累修之，欲其協於經也。其未及修之者，後人補之正之，宜也」。可見朱子並沒有漢宋學的界畔。簡氏的「補正」亦如鄭箋之補毛詩傳一樣。他本朱子及其師九江之師法，使漢宋互補，相得益彰。《論語集注補正述疏》以朱子《論語集注》為主體，所以全錄朱子集注，然後以「述曰」加以闡述補正。

(二)下面略舉二例，以見此書優點。

《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晏《集解》引偽孔安國注：「雅言，正言也。」鄭玄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漢、魏人的注釋均訓「雅」爲「正」。對「正言」的理解又有兩種含義，其一「正言」就是正音。就是今天說的標準音。其二是說讀《詩》《書》等經典時不避諱，所謂「詩書不諱」（《禮記·曲禮上》）。前者是偽孔說，後者是鄭玄說。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又引他的叔父劉台拱《論語駢枝》之說，認爲孔子是魯國人，平時講的是魯語，但當教學生讀《詩》《書》時則用「雅言」，即標準話來讀。這些解說，雖然可通，也都有所本，但是這裏有個問題，就是孔子用「正言」（標準話）教弟子讀《詩》《書》，行禮時也用標準話。但是《易》《春秋》也都是經典，爲什麼只說「詩書執禮」，而不及《易》《春秋》兩經呢？皇侃《論語義疏》發現這是一個問題。他說：「六經皆正言」，孔子用《詩》《書》《禮》《樂》《易》《春秋》教授弟子，爲什麼這裏只提到詩、書、禮三種呢？他解釋道，這是「舉一反三」。舉詩、書、禮就包括了《易》《春秋》也用「正言」，也不避諱。這樣算是把《論語》這一章講通了，但總覺得有些煩瑣，有點糾纏絞繞。朱子《集注》「雅，常也」。訓「雅」爲「常」，也是達詁。「子所雅言」就是孔子平常講的。孔子平常對學生講的就是《詩》《書》及「執禮」之事，這在《論語》本書中就有「學詩乎」「學禮乎」等大量的證明。對《易》《春秋》則很少講到。對《易》只有「五十以學《易》」（《論語·述而》）一句，《春秋》則一次也沒有提到。司馬遷說：「《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贊》）。《易》以道陰陽，明天道；《春秋》言人事，通古今之變。我認爲這兩種都是比較高深的學科。孔子「五十學《易》，晚年作《春秋》，所以只在晚年爲少數弟子講過《易》《春秋》，而平常講授的則是「詩、書、執禮」。故曰：「子所雅言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簡朝亮說：「朱子以常言繹之，然後見《易》《春秋》不常言也」。這是朱注勝於孔鄭之證。

六

《論語·堯曰》「所重民食喪祭」。朱注：「《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這是僞古文《尚書·武成》之文。簡氏認爲這是僞《武成》抄襲《論語》之文而失其義。《堯曰》原文「所重」下「民、食、喪、祭」四者平列。而以「民」爲首，就說明首先在「重民」。「民爲邦本」，故儒家思想首先在「重民」。民以食爲天，故「食」次之。「食」以養生，「喪」是送死，「祭」是慎終追遠。《孟子》說：「民爲貴」（《盡心下》）。貴也是重的意思。又說：「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正是紹述孔子之說。僞《武成》「重民五教」，拋棄了「重民」「民本」的內涵，顯然是違背儒家思想的，朱子用來注此章，也未合，這是簡朝亮「補正」的一例。何晏《集解》引「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是符合經意的。可見簡氏此書，擇善而從，並無漢宋學的偏頗之見。

三

簡朝亮說：「《論語》之經，六藝之精也，萬世之要也」（《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序》）。孔子及儒家學說「彌綸天地之道」。「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的。所謂「道」是至大無外的。孔子之道簡單概括地說，就是「修己安人」之道。古今中外的聖哲都是扶正祛邪，引導人們走向大道，歸於正道。簡氏所謂「六藝之精，萬世之要」，精華要點在何處？一言以蔽之，就是孔子之道給人一個立身做人，安身立命之地。有了這個「地」則無論富貴貧賤，窮或達，得志或不得志都可以「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

孔子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又說：「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同上）。

這是孔子的自述，也證明了他的積極進取，發憤圖強，自強不息的精神和樂觀主義的態度。這是一種超越世俗的高尚的人生觀，這是「聖人境界」。值得大家深入體會，好好學習。

錢賓四先生認爲簡朝亮的《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勝於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劉寶楠的《正義》是部名著，已經印行不少。而簡氏此書則罕見。《論語集注補正述疏》末附《讀書堂答問》二百五十六條也是闡發《論語》意蘊的，頗多精闢見解，對於研讀《論語》，弘揚儒學，均有所裨益。

鍾肇鵬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八日於北京車公莊中國社會科學院宿舍

總目

序言 鍾肇鵬	一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序 簡朝亮	一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正文	四
論語序說	四
學而	二五
爲政	五六
八佾	八九
里仁	一一四
公冶長	一二七
雍也	一五一
述而	一七八
泰伯	二一七
子罕	二四四
鄉黨	二六七

先進	三〇八
顏淵	三三三
子路	三六五
憲問	四三九
衛靈公	四八九
季氏	五二八
陽貨	五五〇
微子	五八一
子張	五九九
堯曰	六一九
讀書堂論語答問	六四三
目錄	六四三
論語序說	六四四
學而	六五〇
爲政	六五三
八佾	六五四
里仁	六五五
公冶長	六五六
雍也	六五八

述而	六五八
泰伯	六六一
子罕	六六二
鄉黨	六六三
先進	六六四
顏淵	六六六
子路	六六八

憲問	七〇二
衛靈公	七〇四
季氏	七〇六
陽貨	七〇六
微子	七〇七
子張	七〇八
堯曰	七〇九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序

論語之經。六經之精也。百氏之要也。萬世之師也。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秦雖火之。不能滅之。漢終復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自漢迄宋而至於今也。為論語之學者。明經以師孔子也。惟求其學之叶於經而已矣。烏可立漢學宋學之名而自畫哉。昔聞之九江朱先生曰。古之言異學者。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歧。何天下之不幸也。今念斯言道中既不安。豈不由道外而他求歟。則道中咻者過矣。朱子之為論語集注也。自漢迄宋皆集焉。終身屢脩之。欲其叶於經也。其未及脩之者。後人補之正之。宜也。程子易傳諸經說。朱子酌言矣。若詩鄭箋之於毛傳。若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

一

周官後鄭注之於先鄭說。皆補之正之而有叶也。何為乎蔽者。執漢學以攻宋學也。而或平之曰。漢學長訓詁。宋學長義理。斯不爭矣。是未知叶於經者之為長。其長不以漢宋分也。明經之志。君子無所爭也。義理莫大於綱常。經言殷周所因而知其繼也。馬氏以綱常釋之。曾子稱昔者吾友而不名。如知其友何人也。必於義理知其友從事也。馬氏以顛淵釋之。此漢注非訓詁者。朱子采其說。此其義理之長也。鄭氏釋雅言為正言。則言易春秋亦皆正。非惟詩書執禮有然矣。朱子以常言釋之。然後見易春秋不常言也。史記稱孔子教弟子者足徵也。博約之教。乃開後學。鄭氏釋此經者不釋約焉。朱子以約要釋之。由知而行。皆要也。孟子之學。曰說約。曰守約。其自斯發歟。此宋注明義理

者以訓詁而明。此其訓詁之長也。蓋叶於經者之為長也。今必先知類焉。左傳稱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此因楚靈

王不能自克而言也。杜氏曰。克勝也。據釋詁也。朱子說同。今據說文而曰。克肩也。猶任也。亦據詩傳箋也。仁以為己任。克己者。任己也。克己與由己。上下文同。非一例釋之不洽也。惟多欲如楚靈王。謂之不能自任。可乎。經言斯焉取斯。其同而異矣。復禮曰克己。勝己之人欲也。為仁曰由己。從己之天理也。若孟子言善不善於己取之也。今日曰。以天理勝人欲。非古學之言。何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性之欲在人。上智則天理純者不萌人欲。外物無由使之化。中人則不能然。其性始相近。其習終相遠。故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謂私欲在己焉。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其欲奚私乎。己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

二

有人欲之欲。勝私欲則可克也。故經言毋我也。己有天理之欲。從公理則可由也。故經言我欲仁也。己者我也。今釋己一例。任己者不言勝己。且言由己也。有自由之任。無自克之勝。天下不因之野心不仁者幾何。其亦一日而風天下矣。一貫自子貢言。若大學言致知格物。物格知至也。一貫自曾子言。若中庸言達德行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於以明貫通之學矣。今據廣雅而曰。貫行也。吾道壹是皆以行之。此似而非者。既知必行。言學之常。以問子貢。何有疑焉。道在行事。當通告門人。不當呼曾子獨告焉。夫士非貫通之學。以未藝而專其名曰格致。將行之天下而窒矣。蘧伯玉古君子知治亂者也。大戴禮稱衛靈公進

伯玉者以史魚尸諫而進之。其仕在史魚卒後矣。左傳稱季札適衛。言衛多君子。序遽瑗在史鱸諸賢大夫之先。以德序也。非以位也。其時伯玉不仕也。故其避孫林父。甯喜之亂。皆可速行。自完大節。天下聖賢人皆樂與伯玉交也。誠君子哉。朱子從左傳者以斯乎。今不攷之。以爲伯玉已仕矣。如左傳說。則伯玉者春秋之馮道也。而朱子攷之深矣。蓋朱子說既叶而當有申者。若此類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此召子而欲其往焉。猶陽貨欲見孔子也。欲見者欲孔子見之也。彼欲其見。此欲其往也。故此與佛肸同列陽貨篇中。召子欲往。以一句讀也。舊說讀曰。公山弗擾以費畔。曰。召。曰。子欲往。則失其讀矣。如舊說。當曰。召子。子欲往。召。下宜多子之文也。今突爲一言曰。召。非書法也。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 三

公山氏之亂。左傳言仲尼命伐之矣。以此知召而子非欲往也。子路不說曰者。子路不說公山氏而有言也。其爲文與子路慍見曰例同。子路有言以商於孔子。孔子不斥言之。故汎以召之有用者而言。明其用爲東周。非若公山氏者也。是徒召之矣。佛肸召子欲往。以一句讀也。佛肸則微讀焉。佛肸召子而欲其往。何異公山氏之欲乎。而不先書之曰。佛肸以中牟畔。以此在子路言中也。鄉黨篇曰。君命召。其篇首特書孔子於先。書法然也。故孟子萬章篇稱之曰。孔子君命召。今非其例也。舊說讀曰。佛肸召。曰。子欲往。亦失其讀矣。子非欲往。而子路言子之往也。則設言云爾。猶夫子無求。而子貢言夫子之求之也。孔子不斥言之。故比物爲喻焉。召而不往。堅以白也。如往應之。自苦無用。猶

匏瓜繫之急濟之人。而苦不可食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魯語固言其不材也。朱子於二召者承舊說焉。子路冉有。公西華之言志也。非孟子言得志澤加於民者歟。曾皙之言志也。非孟子言不得志獨行其道者歟。孔子喟然歎而獨與點者。感其時無知己也。周生氏曰。善點獨知時也。朱子不采其說。而別言獨與點之異者。遂謂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殆忘乎三子對孔子酬知之問也。殆忘乎孔子許三子爲國之言也。僞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此僞古文尙書也。龔論語而竄焉。孔子述古之言曰。所重民食喪祭。所重者特提其下四者之辭。重民其先也。古注曰。重民國之本也。此孟子所以言民爲貴也。漢書曰。王者以民爲天。謂莫重乎民矣。所重先重民。其食喪祭則因民以重焉。食以養生。喪以盡孝。祭以報本。五教在其中矣。不言而統之也。何其文之善也。如僞武成之文。讀者將以爲重民之五教也。參於論語。將以爲所重者民之食喪祭也。孰知所重先重民乎。則消矣。朱子嘗疑僞古文。而僞引之。則未及脩之爾。蓋朱子說未叶。而當有別者。若此類也。朝亮不敏。謹以論語諸家專書及散見者。萃而攷之。爲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凡與朱子異而不叶於經者。辨焉。其異而有叶者。采焉。何氏集解。皇氏邢氏疏。陸氏釋文。錄之皆詳。諸家說純采者名。不純采者不名。亦經述周任有言與概述言之意也。其或爲公言。或不純采者會二三說爲約言。皆述之而統之曰。論家說。莫不蕪也。如論衡稱說論之家也。凡述而脩之爲注文者。皆存疏中。加謹案語焉。因朱子而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 四

通脩同龔亨甘。脩竈無分也。經異文錄其要者。習見之典。分讀之音。有不可闕則錄之。斯備始學者也。學先讀經。繼而讀注。則巡經。讀疏。則巡注。其曲達者相依以達。然後又反而讀經。將自得也。朱先生曰。以經通經。則經解正。以史通經。則經術行。今所述者。敢忘乎。疏中旁及諸經。推孔子博文也。引史可節。今亦或詳。須事明爾。易象傳。文言。詩序。其體皆文斷而連。可通以爲疏文之法。庶不至野言無章。今將勉之。而歎然也。自丁未歲終。尙書述草既畢。越歲仲秋。由論語述草。先後兵燹。閒以金合子韞述草而獲蘊土中者。三。今歲季冬。草成。方十年矣。經二十篇。述疏因集注本。每卷二篇。凡十卷。諸學子校錄而資之以聚。有答疑問者。羣自志之。別爲壹卷。附於後。斯有助也。尤相厲焉。嗚呼。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

五

今求其學之叶於經者。非惟其說之叶也。將必其人之叶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經之教告何如也。今老矣。歸何所矣。非天下經術士而誰與歸乎。順德簡朝亮序。